



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

欧阳子



刘俊 蔡晓妮 © 主编
花城出版社

魔女



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

刘俊 蔡晓妮◎主编

欧阳子

魔女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女

欧阳子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1

(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

ISBN 7-5360-4387-2

I. 魔...

II. 欧...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0537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冯沛祖

技术编辑: 赵 琪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惠阳印刷厂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25 2 插页

字 数 16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87-2/I·3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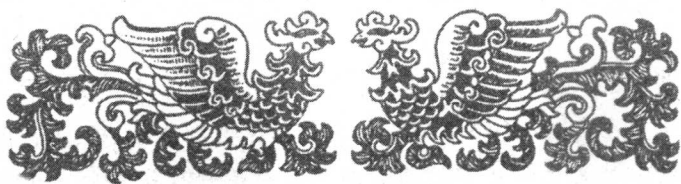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欧阳子



主编前言

刘俊 蔡晓妮

在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华文)文学构成中,女作家的创作是个极富实绩的部分。在中国大陆,冰心、庐隐、冯沅君、丁玲、萧红、张爱玲、茹志鹃、宗璞、张洁、王安忆、舒婷、铁凝等人的创作不但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建构,而且还以鲜明的女性视野、女性立场形成了自己的女性特色。在大陆以外地区(台湾、香港、海外),女作家的创作成就同样令人瞩目。很难想象,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林海音、琦君、张晓风、李昂、施叔青、袁琼琼、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简媅等女作家的存在,它还能像现在这样成就突出且丰富多彩,而香港文学如果缺少了西西、小思、钟晓阳、李碧华、辛其氏、黄碧云、王璞这些女作家的“在场”,它的形貌恐怕也会黯然失色。在北美、东南亚及欧洲,聂华苓、欧阳子、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丛甦、淡莹、商晚筠、黎紫书、钟怡雯、赵淑侠、张翎、虹影等女作

家的出色表现，无疑是海外华文文学大放华彩的重要原因。

身在大陆，许多读者对大陆女作家的出色并不陌生，而大陆以外地区女作家的精彩对他们来说则可能有些遥远。

“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以大陆以外地区华文女作家的创作为选取对象，旨在通过对分属不同区域(台湾、东南亚、北美、欧洲)华文女作家的系统介绍，让大陆的学界、读书界能够对大陆以外地区的女性华文写作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我们以“跨区域华文女作家”作为这套“精品文库”选取范围的指称，是指：(1)就静态而言，这些作家从地域上讲包括了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和海外不同的国家(相对集中在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把她们放在一起组成的是一个“跨区域”的女作家群体；(2)从动态的角度看，这些女作家中的不少人或从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而至北美，或从东南亚而到中国的台湾地区，或身在北美、东南亚、欧洲却将作品发表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港地区)，她们(以及她们的作品)在不同文学区域之间的“旅行”和流动，使她们一身而经历数种文学生存的空间——这些女作家的文学生态本身就体现了“跨区域”的特征。由此，用兼具静态性和动态性的“跨区域华文女作家”概念来解说这些女作家，可能比用静态的、常常显出顾此失彼窘相的“台港暨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名称来称呼她们，更加切近她们的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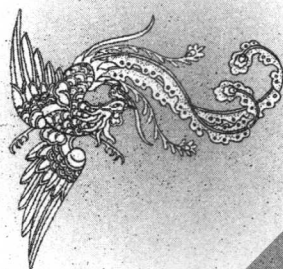
“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第一辑所选十位作家(张晓风、欧阳子、施叔青、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严

歌苓、张翎、黎紫书、钟怡雯)，均为中国台湾地区或北美、东南亚等地华文女作家中的佼佼者，虽然她们的作品表现侧重各有不同，艺术形态资质各异，但在表现女性的内心感受、心理流程、情感世界、生存处境方面，却有着某种一致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这些作家在营造自己文学世界的时候具有或隐或显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但她们并不以此自限，而是立足女性世界，向外生发和延展，思考的面向和涉及的领域，常常超出女性范畴，而针对人类（不分男女）共同面临的问题。于是，她们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仅仅止于女性层面，而有着更为深广的涵盖和包容。

既是女性书写，同时又在“境界”上具有普泛性，这是这些作家的成功，也是我们编选时的追求。“女作家”只是选取的一种范围，“好作家”才是选取的真正标准。希望这套“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能给读者诸君带来精神的震撼，思想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2004年4月
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录

- 主编前言 \ 1
- 半个微笑 \ 1
- 墙 \ 17
- 网 \ 33
- 花瓶 \ 47
- 木美人 \ 61
- 觉醒 \ 69
- 考验 \ 85
- 浪子 \ 101
- 近黄昏时 \ 117
- 美蓉 \ 133
- 最后一节课 \ 147
- 魔女 \ 161
- 素珍表姐 \ 179
- 秋叶 \ 197

魔女·半个微笑



半个微笑

汪琪虽已醒了半个多小时，她却一直没睁开眼，仿佛闭着眼睛，她就安全，就能避免面对现实。不久，她听见护士的脚步，移入她病房，移近她床边。她任由护士测体温，量血压，眼睛还一直闭着。

“要不要我把窗帘拉开？”护士问道。

“随便。”汪琪软弱回答。

护士拉开窗帘。一片阳光从玻璃窗射入。汪琪半睁开眼，突然觉得从一个暗紫色的世界，一弹跳入陌生眩人的鲜白色世界。她赶紧又闭上眼，紧紧的，却再也回不到刚才那安全熟悉的暗紫色世界。

“腿怎样？还痛不痛？”护士问。

“还好，”她说，“几时能把石膏取下？”

“还得绑一些日子。等医生来，你可问他看看。”

护士走出病房。

这是汪琪入院的第五天早晨。头一天她昏迷没醒，第二天才完全恢复知觉。一清醒过来，她就知道她不再是自己——全身沉甸甸的，不是石膏，就是绷带，动都动不得。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似的。她希望自己真能变成一块石头，把脑中思想也冻结起来。据医生说，她的右腿骨折断，左腿也扭了。此外，她脸上肩膀上都有外伤，一阵阵作痛。医生替她照过两次脑X光，说是没怎样。但她偷听到她母亲向医生诉苦，说这孩子醒来后，多半时间只痴痴躺着，一句话也不说；一问她关于那天失足跌落的情形，她脸上就露出极度恐怖，到底怎么回事？是否脑子受到震荡，伤了她神经？医生就安慰母亲：不必担心，这是常有的现象，再过几天，你女儿大概就会好起来……

汪琪知道一过十点，母亲就会赶来医院看她，并陪伴她一下午。十点之前，母亲必须照料父亲上班，照料弟妹上学，然后去买菜，回家打扫房子，做完一切家事。汪琪心里



非常感激她，但却希望她不要对她这般周到。她深觉自己不配让母亲如此操心挂虑。

护士又走进，送来一盘早餐。汪琪勉强撑起身子，吃下两口，便又躺下，闭起眼睛。一刻钟后，护士来收拾饭盘，见她没吃几口，婉言说了她几句，劝她多吃些。汪琪假装睡着，不予理睬。护士终于把盘子端走。

她又僵直静躺了数十分钟。事情既已到达这步田地，她已学会暂时麻木自己，暂时将迷乱的思想与可怕的现实搁置一旁不顾。然后她知道无法永远逃避——她终将面对它，独自一人面对它。世界上没有一人帮得了忙。

走廊里响起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愈来愈近。在她病房门口，脚步声戛然停止。汪琪睁开眼睛。一个赫本头、大眼睛的少女出现在门口。

“啊，汪琪！”少女叫着，急步向前，握住她的手。

“哦，张芳芝，”汪琪低声应道，嘴角挤出一丝微笑。

她从昏迷中苏醒以后，除了父母，这是头一个访客。她母亲曾告诉她，有许多朋友来过，想探望她，但医生说她需要休息，不准他们进来。

“我每天都来，”张芳芝说，“今天好不容易，他们才放我进来。”

汪琪捏一下她的手，表示感激。

张芳芝是汪琪的多年老友。两人从小学就同校，中学同班，现在又同念大学外文系。张芳芝长得挺标致的，而且活泼健谈，人缘很广，属外向性格，和汪琪正巧相反。虽然如此，她俩却总是在一起，于是有些同学就开玩笑地说汪琪是张芳芝的“影子”。汪琪对此心里暗暗不服；她不了解为什么人们视她为张芳芝的影子。而不视张芳芝为她的影子。但当然她不曾对任何人这样说，因为她一说，人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你觉得怎样?好些没有?”张芳芝问道,关切地打量她的伤势。“你的腿恐怕动不得吧?还痛不痛?”

“还好。”汪琪回答。

是的,张芳芝是她最好的朋友。但她们两人是多么的不同!汪琪一向是好学生,功课好,品性好,没人能指责她任何一点。从小学起,她就常常当选为模范生,受到过校长、市长的褒奖。老师们一听到她的名字,就点头称道;同学们一碰见她,也都另眼相待。她的中学时代,也在类似的境况下度过。如今,她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大家对她却依然抱着同样的看法。她并不快乐。一点都不。有时,她听见张芳芝嬉皮笑脸地说些无伤大雅的轻浮话,引得大家发笑,她很想也讲几句,可是她不敢,因为她知道人家会大吃一惊。每到周末,许多男生请张芳芝看电影,却没一人请她。张芳芝常对她说:“看看电影有什么关系?你实在不必那么拘谨的。”汪琪不曾告诉张芳芝她其实并不在乎,只是没人来约她罢了。真的——即连对张芳芝这样一个亲近的朋友,她也有许多话全然说不出口。

张芳芝同情地抚摸轻拍汪琪腿上硬邦邦的石膏。

“请你——麻烦你——”汪琪插口,“倒杯开水给我行吗?”

“当然行呀,怎么突然这样客气起来啦?”张芳芝走到茶几旁边,从开水壶里倒出一玻璃杯的开水,又帮着汪琪坐起身子,才递进她手里。

开水很烫。汪琪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低垂着头。

“大家都很想念你,”张芳芝说,“他们都想来看你。”

突然汪琪抬起头。她的脸色苍白、冷峻。她以一种自我防御似的凛然态度,紧紧逼视张芳芝。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想来看我?”她问,“他们动机何

在？”

张芳芝吃惊似地盯她一眼。

“什么动机不动机？”她说。“大家关心你，所以想来探望你。”

“他们整天在学校里谈论我，对不对？”汪琪声音里充满敌意。

张芳芝又盯她一眼。“当然，我们都谈论你，”她回答，有点犹豫不决似的。“王志民还说——他说——”

汪琪猛然一震，玻璃杯从手中脱落，“锵！”的一声，破碎在地下。她猛抽一口气，呻吟一声，感觉一阵眩晕。

“怎么啦？”张芳芝关切地说，“老天，你的脸好白！要不要我叫护士来？”

汪琪摇摇头。“不必，没什么，”她软弱回答，“只是不小心，把杯子拿掉了。”

“真的不必叫护士来？”

“真的，”汪琪说，“没什么。”

张芳芝弯下腰，开始拾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对不起。”

“没什么大不了的，”张芳芝说，“只是损失一个玻璃杯罢了。”她笑了两声。汪琪觉得她的笑声有些古怪，不自然。

她一定知道的！一定知道了的！汪琪想，一边怯怯地注视张芳芝捡起碎玻璃。不错，她必已知道，怎么可能不知？他必定说了，他说给她听了，说给大家听了……

张芳芝拾完玻璃片，放在茶几一角，便踱到窗边。她两手交叉胸前，面朝窗外，背对汪琪。汪琪眼睛随着她，不肯稍离。张芳芝的赫本式头发，在阳光下，乌黑得发亮。她身子苗条，腰束得很细。汪琪恨不得看穿她心里。

“别瞒我，张芳芝！”她突然喊道，声音颤抖。“他告

诉你了，对不对？”

张芳芝霍然转身向她。“什么？你说什么？谁告诉我什么？”她面现惊讶。

好会演戏，汪琪想，好会装傻！突然，她觉得张芳芝一下子变得陌生了起来。她简直要认不得她了。她奇怪她们怎么会相识，怎会结为好友。汪琪不禁对自己傻笑起来。

“你说什么呀？谁告诉了我什么呀？”张芳芝又问。

“哦，没什么，”她继续傻笑，“我说着玩的。”

张芳芝狐疑地望望她，走近，又坐回床边椅子上。她蹙了蹙眉，低头玩弄手帕，若有所思。

“你到底怎么了？”她说。

汪琪没有回答。她停止傻笑。突然，一股绝望攫住她的心，而她所闪避的现实顶着她冲来。于是她又看到他的脸，和他唇角悬挂的半个微笑：嘲谑的，挑逗的……

她永远不能了解王志民。他的存在对她是个谜，无底的谜。没人能想象他带来给她的那种彷徨，那种绝望。其实，他只不过是班上一个同学，两人只谈过很少几句话。然而，自从她第一次看到他，在文学院走廊上，她就知道自己不复是自己，永远不再是自己。她心里萌起一股不可压抑的冲动，想要无论如何改变扭转一下自己的生活，一切从头来起。但谈何容易！她是个“好学生”，至少是一般人所谓的“好学生”，因此她的行为受着无形的束缚。以前，她身带枷锁，而不曾注意桎梏之存在；可是自从见到王志民，她就立刻感知，并深深体会到被囿之难忍。这种受迫的感觉，由于每天能见到他，而逐日尖锐起来，但同时，她又觉得自己改变不了，挣脱不了，因为她没这勇气。她是“习性”的奴隶；习性支配着她的言行，习性控制着她的生活。从小学起，汪琪一直就是标准的好学生，永远规规矩矩，永远稳重



拘谨。其实，倒不是她存心要这样表现。只是她已惯于如此，而人们又早就认定她是这种样子的女孩，所以如果她突然变样，就变成是她的错，人们也就会感到非常奇怪。因此，她只得继续扮演人家要她扮演的角色：用功、规矩、拘谨、持重，虽然她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自己。她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王志民的存在逼迫着她，把她逼向悬崖——悬崖！岂不是么？——唯一仅存的希望是：把自己解脱出来！赶快把自己从习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然而她缺乏勇气。生活简直成了一种煎熬。一方面，王志民的压力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她对自己的厌恶愈来愈深。她真正无法忍受。而人们照样说她是好学生。汪琪自己照样表现得像个好学生。

在绝望中，她知道这情形再也拖不长久。有一天她会爆炸，碎成万片。她渴欲着这样一天赶快来临。

果然，这样一天终于到来。她终于爆炸，碎成万片……

那仅是五天前的事。系里举行一次团体旅行，地点是观音山。那天天气阴湿，相当闷热。王志民身穿一件短袖白衬衫，下面卡其裤，显得魁梧、英俊。在往观音山的公路局车上，汪琪静坐一角，久久偷看玻璃窗里反映着的他的侧影，觉得自己面孔一阵阵红热起来。王志民他们一路上谈得非常起劲，谈话中还夹着放纵的笑声。她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可是汽车开得很快，车声太响，她只能零碎听到一些连贯不来的单字和片语。她满心绝望，那解脱自我的欲望突然压迫得她不能呼吸。为什么我就不能参加他们，一起纵情欢笑？她想。但她知道只要她一走近那边，他们就会立刻停止欢笑，而改换一个正经的话题。

十一点半左右，他们爬到山顶。大家都觉热得难忍，好一会儿，男生都把外衣脱了，只穿汗衫。汪琪从来不知王志